

融媒体策划



扫码浏览「人民陆军」公众号相关视频



扫码了解「北陆强军号」公众号相关故事

策划人语

祖国最东端,黑瞎子岛,东极哨所。
“每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,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……”
清晨,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中,高亢的歌声又一次回荡在哨区。
青春如歌。对于东极哨所的官兵们来说,他们在这首歌的歌声中找到了青春的价值,找到了守防的意义,找到了自己与脚下这片土地“血肉相连的纽带”,找到了自己军旅人生中最宝贵、最真挚的情感。
岁月如歌。自2008年10月14日登岛接防,东极哨所的官兵们已在这片土地上陪伴日升日落,走过了近12年的光阴。
黑瞎子岛厚重的历史,让哨所每名官兵都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。站在祖国最东端的界碑前,官兵们满腔豪情:“我们对脚下守卫的土地有着特殊的热爱。今天我们所有的付出,只为无愧于明天的朝阳。”
边防军人以哨为家,驻守的地方就是家。走进这里,你会发现,这句话得到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证。
在东极哨所,官兵们用抹布仔细擦拭着房间每一块地板。官兵们的话说得实在:“要是经历了建哨的过程,你就会爱上这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。”
歌声无悔。守卫祖国边陲,年轻的官兵们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,用默默无闻的担当,书写着他们如歌的青春故事。

一个神圣的时刻,一段动人的旋律

在黑瞎子岛,无论是哪个季节,他们每天都会迎来一个神圣的时刻:早晨升旗。

不论多早,当班的哨兵都会迎着第一缕朝阳升旗。这是东极哨所多年坚持的传统。以前从没有如此认真地看过太阳升起,郑裕泰,在岛上养成了看日出的习惯。

冬季,天空泛起鱼肚白,微光向大地漫开,照在乌苏里江宽阔的冰面上。-40℃的严寒里,郑裕泰套着两双靴子,站在高高的观察哨上。

他眺望着,等待着。终于,金色的光芒跳了出来,顷刻间洒在这片土地上。

“日出开始的那一刻,鲜红的国旗也随着太阳一同升起。在第一缕阳光的照耀下,五颗金星熠熠闪光。”在祖国的最东端,守护着国界上的12座界碑,每一次日出都让郑裕泰心潮澎湃:“光洒满了全身,你无法不感到热血沸腾。”

到了夏季,天亮得特别早。每次到哨后,郑裕泰都会在笔记本上郑重地记下日出时刻。

就像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,哨所官兵们在这满满的仪式感中积蓄着力量——

“无论风雪弥漫,还是大雨滂沱,朝霞也照样升起在我的心窝。就在这个时候,绝不会错过……”

一个神圣的时刻,一段动人的旋律。就像那些被人们争相传唱的经典歌曲所具备的特质一样,郑裕泰听一遍就可以弹出旋律的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。

他说,一首“完美”的歌——“每一段旋律都在胸腔里共振,每一句歌词都让我们共鸣。”

一首歌的传唱,一群人的接力

在祖国东极哨所站岗,有多自豪?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

披着霞光,坚守的样子。

采访手记

郑裕泰当兵胖了10斤。这位土生土长的广东人,来到乌苏里江黑瞎子岛当兵之后,便喜欢上了东北菜。在这里,他还喜欢上了一首歌。
“在祖国边防,最东端的角落,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……”去年冬天,21岁的郑裕泰第一次离开家乡,来到了黑瞎子岛东极哨所。这首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,从登岛接防那天起,他和战友们一直唱到了现在。
作为学声乐的学生,郑裕泰觉得,这是一首“完美”的歌。

次离开家乡,来到了黑瞎子岛东极哨所。这首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,从登岛接防那天起,他和战友们一直唱到了现在。
作为学声乐的学生,郑裕泰觉得,这是一首“完美”的歌。

一首“完美”的歌

■本报记者 卫雨霖



①



②



③



④

图①:对日夜守护的界碑,东极哨兵有着一一种深沉的爱。这是新战士在擦拭界碑。
图②:会弹钢琴的郑裕泰(左一),与战友一起弹唱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。
图③:下哨的时候,官兵们喜欢对着家的方向眺望。
图④:用相机拍摄守护的黑瞎子岛,这是战士王泽龙最“钟情”的爱好。

迟博摄

容。日子久了,郑裕泰悟出了一个道理:“什么叫自豪?自豪就是你经历的所有苦,有一天全都化成了乐。这份乐又全都化作光、化成热、化成他人口中的传奇!”

老兵们守岛的自豪所蕴含的光能和热能,全都“浓缩”在那首歌里:“我把太阳迎进祖国,太阳把光热洒给万里山河。我持枪向太阳致以军礼,请它也带上我的光,我的热……”

一首歌的传唱,一群人的接力。老兵们不仅把这首歌唱给一批批新兵,还让这首歌变成了自己孩子的儿歌。

在山东老家,任光福的大女儿学钢琴,弹奏的是这个旋律。大女儿刚刚满周岁的妹妹唱的儿歌里,也有这个旋律。

一段不一样的青春,一首属于自己的歌

连队有一台照相机,郑裕泰的战友王泽龙,经常会用它拍岛上的风景。如今的黑瞎子岛环境优美,湿地生态吸引了许多游客。乌苏大桥通到岛上,有一条作为景观大道的公路,官兵们有时会在哪里跑步拉练。

跑在路上,郑裕泰常常用脚踏踩着节奏,边跑边唱:“每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,那是我第一个,把太阳迎进祖国……”

从冬天到夏天,变化一点点在郑裕泰身上发生。一个显著的标志是,自从到了岛上,入伍前经常赖床的他,如今起床溜圈儿比谁都快。进入2020年,他有了新目标:希望3000米跑步能更快一点,争取拿到“东极之星”。

最近,班长田栓波买了一架电钢琴,郑裕泰负责教班长弹琴。他给自己下了任务:一定要教会班长弹奏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这首歌。

因为学过声乐,班长便让郑裕泰教大家唱歌。他在部队拿到的第一个证书,就是在新兵连的歌咏比赛拿了名次。音乐带给郑裕泰很多骄傲时刻,而他最骄傲的是来到东极哨所当兵,有了一段不一样的青春,遇到了一首属于自己的歌。

在这里,他这个南方人第一次看到天空飘雪,江上结冰;在这里,他想念妈妈做的广式烧腊,但也喜欢上了东北菜。以前在家从没喝过的玉米面粥,他特地在网上买了寄回去,让姐姐煮给家里人。

“等回到学校,我也一定把它唱给老师和同学听。”说到这里,郑裕泰不由哼起了这首歌:“我持枪,向太阳致以军礼。请它也带上,我的爱,我的歌……”

(采访中得到本报特约记者付晓辉大力协助,特此感谢)

本版栏头设计:苏鹏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

“偶遇”高原上

■本期观察 张晓东 郭新

高原正午,太阳炙烤着无垠荒漠,阵阵狂风挟着细沙飞向空中。

西部战区空军某部,一支分队在此执行驻训任务。一双双犀利的“鹰眼”,警惕地凝视着湛蓝的天空。

分队干事樊鹏飞怎么也想不到,竟然能在高原驻训地“偶遇”自己在陆军某旅服役的双胞胎弟弟——樊程飞。

那天晚饭后,樊鹏飞像往常一样带队巡逻。距离他们营地不远,驻扎着陆军一支刚上高原的部队。巡逻途中,两支队伍的官兵不期而遇。

当时,陆军上士王伟力和两名战友正在营地附近巡逻。“真奇了!”看到正在带队的樊鹏飞,他们先是一愣,又细细端详了几秒。

三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相视对视了一下。恍然间,王伟力向樊鹏飞敬了一个军礼,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声说:“您跟我们连长得太像了,差点认错人。”

兄弟二人每年都有高原驻训任务,他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:“说不定,咱俩能在驻训点见上一面。”从去年休假至今,兄弟俩已经9个月没见面了。

“我们是兄弟,当兵到部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人生选择。”樊鹏飞说,兄弟二人来自山西,从小听着家乡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”的典故长大,两人打小就是“军事迷”。

2011年,高考结束填报志愿,学习成绩优异的兄弟俩,不约而同地选择“参军报国”。有心人,天不负。哥哥樊鹏飞考上了湖南大学国防生,弟弟樊程飞则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。

2015年军校毕业,樊程飞瞒着哥哥递交“戍边申请”,樊鹏飞则报考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。3年后,哥哥樊鹏飞在研究生毕业时,也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边防单位。

“从军校毕业5年了,我和弟弟见面的日子,一只手就能掰扯过来。”樊鹏飞坦言,穿上这身军装,才真正懂得军人的选择,从来都是“小我”服从“大我”。

到了部队,兄弟二人每隔半个月通一次电话,有时还会约定时间与家人“多人视频”。分居三地的家人,如今已习惯了这样的隔空团聚。

去年10月,弟弟樊程飞正在休假归队途中,因天气原因,他所乘航班临时降落在哥哥樊鹏飞所在部队驻地。得知消息,樊鹏飞立马请假“飞奔”机场,兄弟俩在候机大厅匆忙见面。随后,他们一个踏上归队旅途,另一个又回到岗位坚守……

话说此时高原“偶遇”,得知弟弟樊程飞“果真在驻训地”,哥哥樊鹏飞第二天就向部队领导请假,前往友邻陆军某旅营区“探亲”。

高原天气说变就变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这会就山风呼啸,飘落雪花。此时,樊程飞正带领官兵打靶、挖壕沟、扎帐篷。看见熟悉的身影,樊鹏飞快步上前拍了一下弟弟的肩膀。

兄弟见面,彼此都很激动。樊鹏飞已在高原驻守半个多月,他向樊程飞介绍高原驻训地的相关情况;樊程飞得知,哥哥樊鹏飞去年上高原时曾出现严重高原反应,再三叮嘱哥哥保重身体……

经领导批准,当日晚饭哥哥樊鹏飞专门邀请弟弟樊程飞到自家营地,兄弟俩一起吃了顿简单而温馨的“团圆饭”,还在战友协助下拍了一张合影。

这次相聚只有短短几十分钟,手足情深的兄弟二人,几乎来不及说上几句知心话。然而,这次相聚,对他俩来说却很有意义——因为,这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一次难得的“偶遇”。

性格沉稳的樊鹏飞,经常对弟弟樊程飞说:“好男儿当报国,咱俩都要好好干,不能给爹妈丢脸。”相聚过后,他又将奔赴各自岗位。正因为“岗位需要”这个朴素道理,兄弟俩的告别极为简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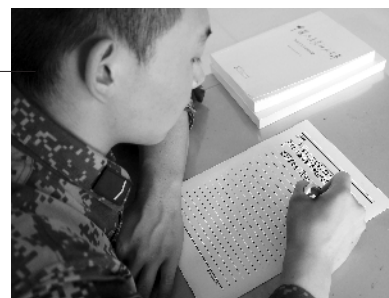
翌日拂晓,雨停雪霁。弟弟樊程飞跟随部队启程奔赴另一驻训点。哥哥樊鹏飞站在帐篷外,默默向着远方的“钢铁长城”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目送战车渐行渐远,樊鹏飞在帐篷外站了许久。这位年轻军官知道,远方的战车里,弟弟樊程飞正端坐其间,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远方……

上图:樊鹏飞(右四)、樊程飞(左四)与战友合影。

照片由本人提供

青春对话



对话人物:东极哨所列兵 王泽龙
连线记者:卫雨霖

“看到界碑,理解了军人的价值”

记者:还记得你第一次迎着日出升旗的场景吗?

王泽龙: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是我下到连队的第一个星期一。当时心里只有两个字——“神圣”。自己人生第一次升旗,就是在“把太阳迎进祖国”的地方,自豪啊。

当时我就告诉自己,一定要把这里守好,要让五星红旗永远升起在这片土地上,后来我就喜欢上了看日出。

记者:在祖国最东端守岛和在自家家乡生活有什么不一样?

王泽龙:我老家在河北省定州市。和老家比起来,这里天亮的真是太早了。岛上平时人不多,生活相对比较寂寞。冬天特别漫长,四季转换不太分明,仿佛过完冬天就到了夏天。每年六七月,就是蚊虫肆虐的季节了,生活在这里要克服的困难,可比在家乡多得多。

记者:在这里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?

王泽龙:每次和父母视频的时候都会感到很放松。我明年想考学,父母经常鼓励我不要懈怠。我还有一件特别喜欢做的事,就是站在观察架眺望远方,这个季节的黑瞎子岛,景色之美是内地不能比拟的。我们驻守在祖国最东端,只要面向西方站着,无论西北、西南,都会觉得离家更近了些。

记者:当兵以来做过的什么事让你感到自豪?

王泽龙:边境巡逻维护界碑的时候。看到界碑的那一刻,我更加理解了军人的价值。那是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。

上图:7月初,王泽龙给家人写信。

照片由本人提供

“东极”掠影



高耸的哨楼,是官兵们心中的“灯塔”。这是王泽龙(右)与老兵散步谈心。



黑瞎子岛冬季酷寒,王泽龙与战友踏雪巡逻每一步都十分不易。